

罗村河是一条溪水河,河水清澈甘甜,潺潺的河水日复一日地演奏着家乡古老而又动人的歌谣。

罗村河位于铜陵市义安区钟鸣镇,全长约10多公里,它像一位慈祥的母亲,用甘甜的乳汁哺育着河流两岸的万余名村民;河水终年奔流不息,沿河两边近万亩农田因为有了罗村河水的灌溉,才有了连年的高产丰收。

“竹外桃花三两枝,春江水暖鸭先知”。每当春暖花开的时节,罗村河水清如镜,河边的小草绿茵茵的,各种野花争奇斗妍,成群结队的蜜蜂在花丛中,嗡嗡嗡嗡,载歌载舞,不知疲倦地辛勤劳作;河道两旁杨柳依依,像一位温婉的长发姑娘,将满头青丝洒向水面。驻足在河岸上,水中畅游的鱼和虾,尽收眼底;你瞧——几只鸭子,在晶莹剔透的河水中快活地游来游去,互相追逐,互相嬉戏,有时还扎进水底,躲猫猫,尽情享受河水的洁净与酣畅。每天前来浣洗的人们,络绎不绝,大家一边欣赏着河畔的春色,一边挽起衣袖,抡起棒槌,潇洒自如地搓洗衣被。她们畅谈着身边的逸闻趣事;切磋着洗衣、买菜、做饭的技巧;她们齐心协力从远处运来石块,搭建洗衣台,有的还不惜花钱从很远的地方购买标准的水泥板;她们在石板上那一来一回的搓衣声仿佛一首平仄有韵的乡村诗赋;晶莹的水珠溅在女人淳朴的脸上,映出如花的笑容,构成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温馨画面。哗哗的流水声载着女人们的欢声笑语,转过一个又一个的河湾,直向远方……女人们搓洗衣被的哗哗声,用棒槌敲打的咚咚声,彼此银铃般的说笑声,两岸树上知了铿锵有力的歌唱声响成一片,像一曲交响乐回荡在罗村河的上空。罗村河畔时常演绎着一桩桩、一件件暖心的故事:谁忘了带洗衣刷子,谁忘了带肥皂,谁忘了带棒槌,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将自己的洗衣工具献上;谁家的衣服特别多,洗好衣服的姐妹就自告奋勇地帮助浣洗。罗村河边不远处,住着一

膏药

母亲年纪大了,胳膊和腿脚都不灵便了。十多年前,母亲就患了腿部膝关节退化的老年病,这样的病走起路来很痛苦,每走一步都很疼,但它却几乎没有有效的治疗办法。

这十多年来,母亲就是在疼痛的伴随下度过的。期间,母亲对各种膏药产生了厚望,寄希望于膏药能够治好或者缓解疼痛。然而,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时间的推移,母亲的骨关节退化越来越严重,最后的几年母亲几乎只能坐在椅子或凳子上。

买膏药和有时候贴膏药的任务就落在我身上,我反复告诉母亲,骨关节退化贴膏药是不起作用的,可是母亲就是不信,依然让我不停地买各种各样的膏药。本地有一家叫“余良卿”老字号的制药厂,生产的膏药品种几乎贴了个遍,自然无法治愈骨关节退化。母亲又让我买外地产的各种膏药,于是,什么“麝香镇痛膏”、“跌打损伤止痛膏”、“追风止痛膏”、“苗王正骨祛风贴膏”、“辣椒风湿膏”、“艾草贴”等等,能买的都买了,每次贴后,开始时,母亲都说“效果还好”,可是过段时间后就说效果不行了。

有一次,父亲去菜市场买菜,在一地摊上买回来一种膏药,母亲贴后居然说“效果特别好”,于是,让父亲再去多买一些,可是,摆地摊的人早就离开了,又让我去找,我找了好几家菜市场也没有找到,就按照膏药上的地址联系了淮南的一家制药厂,正巧内侄就在淮南工作,托他购买了一大盒寄来,用了一段时间后,效果又差了。

2019年秋天我去厦门出差,在免税区看到一种台湾产的“一条根”膏药,虽然有些贵,但还是买了回来。那些天母亲总是说“效果好”,让我再多买一些,于是,让在上海工作的女儿从网上买,快递回来后,母亲很高兴,用了一段时间,又说效果不如原先。

每次买回膏药后,母亲都会精心收藏在她专用的一个床头柜里,用时便拿几贴出来。那一次,父亲说自己的腰疼,母亲给父亲几贴膏药,

位九十高龄的老爷爷,精神矍铄,身体硬朗,他老人家经常带着小板凳,拎着衣服,来河边洗衣。每及此时,总会有好心的女士,夺过老人的衣服,不声不响地替老人把衣服洗刷得干干净净,老人的眼里时常噙着感激的泪花。

“黑云翻墨未遮山,白雨跳珠乱入船”。夏季的罗村河,显得有些暴躁,每年的这个季节,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总会不期而遇,罗村河顿时失去了往日的温柔,汹涌的洪水,一泻千里,河边所有的花草、植被无一幸免。尤其是河边的洗衣石块、垒起的台阶,被肆虐的洪水毁于一旦。雨过天晴,周围的妇女们,都自发地背着铁锅、铁锹,不约而同地奔向罗村河,大家来不及思考,就挽起裤腿,扑向河水中,寻找被洪水掩埋的石块、水泥板。大家挖的挖,搬的搬,抬的抬,你来我往,轮番作业,有的把手压破了,有的脚被锋利的石块划得鲜血直流,却全然不顾,继续战斗,呈现出一派繁忙的景象,欢乐的笑声不绝于耳。河堤上赶集的村民和驾驶汽车的驾驶员,总会身不由己地停下车子,向女人们投去赞美的目光。仅仅一天功夫,一个个标准的洗衣台,齐刷刷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,妇女们都露出了会心的笑。从此,罗村河又恢复了往日的欢畅。人们依然义无反顾地前往河边洗衣、洗菜……

罗村河最热闹的场景当然要数每年的农历腊月,新春佳节来临之际,在外拼搏的游子们,纷纷打道回府,此时的罗村河,犹如集市,人头攒动,大家肩挑手提,一担担衣服、一篮篮蔬菜、一袋袋鱼肉、一只只宰杀的鸡鸭,从四面八方涌向河边,罗村河仿佛就是喧闹的海边游乐场。大人们在河中忙碌,孩子们在岸边玩耍,罗村河沉浸在繁忙、和谐的氛围中,大家合理安排,洗菜的、洗衣的、洗鸡鸭鹅的都是从上游到下游,一字排开,井然有序。

冬去春来,岁月轮回,罗村河依然在静静地流淌。悄无声息地滋润着这方水土,温馨的罗村河将永远地停留在我的记忆深处!

水墨田园

贴了几天居然好了。后来,父亲又说自己肩膀疼,母亲又找出几贴膏药给父亲贴上,过了一个星期,父亲就不疼了。

母亲还是经常地让我帮着买膏药,甚至买的更多。我问母亲:“买这么多,用不完过期了就没用了。”母亲却对我说:“那你就多买些保质期长的。”我有些无奈,只好按照母亲的话去做。

2020年春天新冠疫情期间,母亲和父亲同时因为心脏不舒服住进了医院,出院没多久,母亲又突发心肌梗塞再次住进了医院,后来出现多种并发症,最终于秋天去世。母亲走后,我一直心里空落落的,常常喜欢一个人独自坐在母亲曾经坐过的椅子上,似乎还能感觉到母亲就坐在我的身边,恍惚间,看见母亲手中拿着一盒膏药,对我说“来,给我把膏药贴上。”

两年多的时光说长不长,说短也不算很短,对母亲的思念始终缠绕着我。我知道,此时回顾年边的父亲,更是我的责任。这两年多父亲的身体也不如从前,动作变得有些迟缓,毕竟是已经八十七岁高龄的老人了。前些天,天气比较炎热,父亲说自己的肩膀疼,可能是吹空调造成的。我要带父亲去看医生,父亲却说自己找了社区医生开了点膏药和钙片。我不放心又咨询了一下熟悉的医生,说法大致一样,只是告诉我“钙片可以不吃”。可是,父亲贴了几天膏药后,肩膀依然还有些疼。

那天双休日的上午,我本打算领着父亲去医院,父亲穿着一件背心,指着左肩膀上贴的膏药说:“这个膏药效果好。”我问:“在哪买的?”父亲笑着说“你妈留下的。”接着父亲告诉我,前两天,忽然想起母亲去世前曾对他说过,柜子里存了一些膏药,说不定今后能用得上。于是,便将母亲生前用的那个柜子打开,果然,里面存了不少的膏药,什么牌子的都有。于是,照着说明书选了一种膏药贴上,效果还真不错。父亲说:“你妈真有心。”

我抬起头,看着挂在墙上的母亲遗像,母亲似乎在冲着我们微笑,便笑着对父亲道:“是阿妈在保佑你呢!”

一个人背着行囊,独自到乡下赏秋。

望山峦与江水,看田野与乡村,我内心充满感慨,我就像个羁旅之人,渴望发生故事,看见风景,让一切的擦肩而过,心生眷念。我更喜欢在山岭之间的溪水边,或者走在江河迷津,在那儿看秋,别有一番情趣。我想,迷秋寻津,不像身居闹市,仅仅拥有一方巢居空间,灵动常常枯竭,只能想像着,去看秋品秋,看不见秋的山高水长。

老家有个临津渡,也称临津驿。王安石的一首《顺安临津驿》写得千古迷离,芳华流年。诗人从顺安临津边走过,目睹千树繁花盛开,数行柳色轻盈地随风曼舞。此时,他忽然想起自己新中科榜进士时,曾经与同科及第的士子们,在京城金明池畔,穿着皇帝赏赐的绿衣袍,坐着香车宝马,在游人如织的盛况空前里,招摇过市,风光无限。那时里,有许多穿红戴彩的女孩子们,目睹千树繁花盛开,数行柳色轻盈地随风曼舞。此时,他忽然想起自己新中科榜进士时,曾经与同科及第的士子们,在京城金明池畔,穿着皇帝赏赐的绿衣袍,坐着香车宝马,在游人如织的盛况空前里,招摇过市,风光无限。那时里,有许多穿红戴彩的女孩子们,目睹千树繁花盛开,数行柳色轻盈地随风曼舞。此时,他忽然想起自己新中科榜进士时,曾经与同科及第的士子们,在京城金明池畔,穿着皇帝赏赐的绿袍士子们。那些士子们,春风得意,神情潇洒,让女孩们看得喜上眉梢,爱心如潮。我常读这首诗,读出了许多意味来,比如迷恋与迷离的繁华,比如迷失与迷情的寻味,比如迷色



水墨田园

那片枣林

□陈玲俐

同事指着一棵树说,这是枣树。在没看到那块石头上“枣园”二字时,我是半信半疑的。我见过的枣树都是挺直高大姿态,虽然满树琐碎的叶子不是遮蔽天日的浓荫,但枣树特有的虬枝劲骨在冬日里划乱天空的造型,也是其他树木少能与其相映的。如果把花比作女子,那树木无疑该形容为男儿。而这枣树便称为凤凰男,既有着来自乡野质朴的原生的孤寂,又有着在城市众多葳蕤的威仪的树木中少有的倔犟。因此,枣树在我看来嫩叶虽然不易辨识,但独有的缀满琐叶的老干枝,还是能够猜出七八来。

眼前的这棵树木体态粗壮,树干矮小而苍老。好像因为老才萎缩下来。如果不是顶着一蓬刚刚青翠的绿叶,我甚至怀疑它是不还活着的。放眼望去,这一片枣园里皆是这种树形。粗壮粗糙的树干少了常见树木由根部向顶端的过渡。倒像是一群上了年纪的老翁老妪,驮着背挽起干裂的暴着青筋的腿脚,费力地站着。不相对衬的,是那一树在这个季节蓬勃开来的枝叶告诉你,它孕育着、生长着、积蓄着,为即将到来的果实期准备着。

现如今,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,随人流涌入城市的,便是这些原本只能在乡村田野、农家小院内才能见着的果树。最初是在公园,在道路两旁,在城市绿化带;然后在小区、在邻家院子、甚至在半悬的阳台,各季各种果树与花卉一起成为了观赏的景观。无疑,枣树与桃、桔、石榴、枇杷、柿子等等果树,都是我们身边常见之物。

说是观赏,因为摘吃它们的时候少了。记得小时候每年伴随秋季开学的,就是我必经的路段,那是另一片跟我们不同片区的平房,有户人家后面那片有菜有树的院落里有棵枣树,倚

与迷秋的津韵。一切都在一首诗里,让我心生迷情,感怀欣然,流忘忘远。是呀,我在阅读的不经意间,感觉那些明艳的风光里,有春的芳华,夏的浓

寻津觅秋

□鲍安顺

烈,秋的辉煌,又不失迷秋寻津的意味深长。

有副对联写道:“清风明月本无价,近水遥山皆有情。”此联上联取自于欧阳修的《沧浪亭》,下联取自于苏舜钦的《过苏州》,默然契合,相映成辉。我想清风明月,悠然无价,伴着眼前的流水,远处的山峦,让人想像临津赏月的喜悦,秋意感怀的风情,天地成熟的气象。张继写的《枫桥夜泊》“月落乌啼霜满天,江枫渔火对愁眠”,也仿佛在临津河畔,寻找江枫渔火的心灵滋味,让成熟的秋意,充满了诗韵渴望。说真心话,我特欣赏王勃那句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,那种秋意的高爽气象,比草长莺飞更加

空灵深邃,比瑞雪纷飞更加生机盎然,那是秋水临津的极致想像,目酣神醉,妙不可言。

有人说,宋玉悲秋,李贺哭秋,欧

寻津觅秋

□鲍安顺

阳修的秋声浑厚、清凉、细致。还有人说,杜甫《登高》里的秋意,如滚滚不息的长江流水,情韵丰沛,气势恢宏。一位文友说,在杜牧《秋夕》里,那坐着牵牛织女幽会的情致,婉约如水墨相思,让人如醉如痴,泪流满面。他还说,李白的秋色梧桐,落叶稀疏,携手两岸猿声,越过重重山峦,把一帘秋风,悄悄地挂在千里江陵的城头。我听了想,一切的写秋情境,犹如秋雾迷津,像“雾锁山头山锁雾,天连水尾水连天”的妙悟,让人神思飞翔,怦然迷茫。

是呀,秋风萧瑟,秋雨迷惘,秋雾深锁,那秋的朦胧、轻柔、缥缈,像小草尖上的七彩晶莹,像雾散风息时的阳

光明媚,像情窦初开少女的娇羞红晕,像车幔轻卷的精灵,一切的秋意之美,让人身临其境,欲罢不能。宋代李宏模有“碧玉云深,彤绡云薄,芳丛乱迷秋渚”,唐代孟浩然有“野旷天低树,江清月近人”。写的都是寻津觅渡的感觉,也是寻津探幽的意趣,从临津的秋天充满磁性,浴火重生,让我仿佛看见一只火鸟,神秘地于临津水畔,放飞羽翼,唱着歌谣。那感觉,像看见夜空精灵,悬念成忧思,心生陶醉的火焰,小海妖躲开阖的银光。我想,人在清秋,在临津河畔,渴望看见飞虹高挂,怀揣桂香秋意,醉色于风光,陶醉于星河中的神秘,梦中的思念痴情的流香。是哟,那心思的谜底,是被秋意吞噬了的生命苍茫。

我想,秋如童话,我常播放着轻音乐,那轻柔弥漫的声韵,让我心绪安详,惬意地享受着慢生活。那音乐,让我的每一根神经,一点点得到润色,如迎风招展的舞蝶,活灵活现。更多时候,有一丝凉意夹杂着雾气,从临津的树林里袭来,让我打了一个寒颤。此时,我努力把心灵打开,在秋雾里寻找神清气爽的感觉,渴望看到更浓的秋雾,毫无征兆地来到,就在我身边,如影随形,挥之不去。

每年夏季回家,途经万亩荷园,我都会停车驻足流连。盛夏季节的荷园,在家乡已成了旅游景点。早晨或傍晚是游园的最佳时间。

荷园陇上乔木成荫,柳外斜阳,水边归鸟,碧荷如浪随风波动缓缓而来,荷花、莲蓬点缀其中,俯瞰像镶嵌在毯子上,色彩艳丽,姿态万千,婀娜动人,时有白鹭惊飞,让人有种“双溪蚱蜢舟”的冲动。“碧云将暮,谁劝杯中绿?”有谁不想能将这眼前的翠绿,盛于杯中一饮入喉……

身置荷园中,见一川漫无边际的碧波将整个荷塘笼罩着,连绵不断。荷叶荷花荷莲交替参差。一袭风过,残红滑落在水面上,随风而流动,像是在荷梗下跳着舞蹈。荷花只开一季便随风而落,自然不若荷梗坚韧茂盛。年年花开年年落,这是自然的规律,花开时灿烂,花谢时亦从容。

在这可听婉转的鸟鸣,看绚丽的晚霞,亦或看雨滴在荷叶上像水银般光滑闪动,享清幽而静寂。偶尔遭遇到夏日暴雨,来去都急。雨后,荷园上空搭起一道绚丽的彩虹。看雨、听雨、送雨,往往都是自己的心事。荷塘小径上零零落落的花瓣,它是另一种场景存在着,可谓之物皆著我色彩。自然有枯荣,万物有兴衰,轮回从未停过。人却总有一双善于发现又善于忽略的眼睛,常常只看到那些与自己心灵相契合的色彩或事物,如此遗落了花瓣的莲,极像从染缸中捞出来,鲜艳至极,夺目耀眼。

最喜见鲤鱼挣开水草的羁绊,跃出水面大口荷花瓣,水有鲤鱼而开,浅浅入水慢慢游。倘若此时微风邂逅了纸鸢,那是多么充盈的画面,有心伤可就此慢慢痊愈。在这寂静的荷园只剩日光追逐着明月,夜幕驱赶黄昏,就算是暴风雨过后落红满塘也没有愁绪,只有荷香沁入心脾。清风拂来清凉的气息,缅怀古诗词中的千古往昔,更让人着迷的是字与字之间,行与行之间的罅隙中道出微妙的情愫,扫尽盘桓心中的悲切尽留欢喜。或像咏物言志,简单而清楚,像故事一样迷人;或像旖旎小调,引人浮想联翩;亦或像少女牵手的悸动,遇见彼此便是人间胜景。

“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”,莲花有着绝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。它是一种寄托,一种化身。自古而今仍影响深远。眼前看鲤鱼掀起的一串串涟漪,孩童撒欢盈盈而过,荷香久久不散。回想当年只是青葱少年,而今年轮辗转,几多沧桑,几缕白发。而这满眼碧波氤氲的秀色,仿若心上诗篇,舌尖上的美味,化为绕指柔拨弦知音,醉倒在这似画非画的情景中。道一句,最是无忧时,最是无忧处。

“采采荷花满袖香,花深忘却来时路。”吾意,置身于荷园,或捧一卷诗书,或品一盞茶茗,看一袭景,亦或创一阙词,泼一墨丹青……

每年夏季回家,途经万亩荷园,我都会停车驻足流连。盛夏季节的荷园,在家乡已成了旅游景点。早晨或傍晚是游园的最佳时间。

荷园陇上乔木成荫,柳外斜阳,水边归鸟,碧荷如浪随风波动缓缓而来,荷花、莲蓬点缀其中,俯瞰像镶嵌在毯子上,色彩艳丽,姿态万千,婀娜动人,时有白鹭惊飞,让人有种“双溪蚱蜢舟”的冲动。“碧云将暮,谁劝杯中绿?”有谁不想能将这眼前的翠绿,盛于杯中一饮入喉……

身置荷园中,见一川漫无边际的碧波将整个荷塘笼罩着,连绵不断。荷叶荷花荷莲交替参差。一袭风过,残红滑落在水面上,随风而流动,像是在荷梗下跳着舞蹈。荷花只开一季便随风而落,自然不若荷梗坚韧茂盛。年年花开年年落,这是自然的规律,花开时灿烂,花谢时亦从容。